

# 张充仁：用泥巴塑造民族之魂

□ 端木夏

今年是雕塑大师张充仁先生的110周年诞辰。每逢走过徐汇区淮海中路复兴西路路口的三角花园，看着那座取名为“起来”的聂耳青铜塑像，看着那敞开外衣、激情展臂的人民音乐家形象，我都会想起创作这位铜像的张充仁先生，想起当年在先生家愉快的促膝长谈。

那是1992年，距今已有25年了。一个宁静的下午，在老人弟子刘锡洋的陪同下，我再次走进合肥路上那幢熟悉的老洋房。当我拾阶进屋时，先生正在用那双充满创造灵性和纯情的手，精心雕塑着聂耳的头像。当年先生85岁。

专程从法国风尘仆仆赶回上海的老人高兴地对我说，这次回沪，就是为了在聂耳诞辰80周年之际，完成高约4米的人民音乐家全身铜像的创作任务。

这位经过风雕云琢的传奇老人，思路清晰，谈吐明快。早在南国社时期，先生就曾见过聂耳。这位比他小5岁的黝黑乐观的云南青年，为人朴实，心灵高尚，使他至今难以忘怀。总想用泥土和自己的心血在上海街头再现这位年轻音乐家的风姿神态。这个梦，他魂牵梦绕已整整10年了。10年来，为了实现这个梦，先生说，他曾遍访聂耳生前的老师、同事、朋友，还千方百计查阅了可以找到的全部照片、报纸和资料。

谈起让聂耳塑像“落户”上海，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上海是影片《风云儿女》的首映地。1935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就在昔日的金城大戏院、

今天的黄浦剧院第一次唱响。还有坐落在徐家汇的那座小红楼，原先是百代唱片公司所在地。青年歌唱家盛家伦和当年电通公司的演员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施超等，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并随之发行。此外，聂耳铜像选择的摆放地，是昔日的宝昌公园，解放初期改为儿童公园，与这位人民音乐家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的在沪寓所毗邻。

指着正在修改的塑像小稿，先生生动地表示：“我一直想用手中的泥巴塑造写出我们《国歌》的民族英雄。现在，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话语中，流露出极大的快慰与欣喜。

据介绍，先生早先为聂耳所塑的30厘米小样充满了激情，弓步舞动双臂，英姿飒爽，赢得了同行一致赞许。于是，主办方上海市文联和上海市城雕委决定选用这座用心血长期构思出来的作品。得知喜讯后，先生马上又塑了一个1米高的精样，让人远观神完气足，近看细致精到。

谈起先生不平凡的艺术人生，耄耋老人充满了深深的感恩与怀旧之情。出生在徐家汇的他，自小就耳濡目染，深受搞木雕的父亲和爱刺绣的母亲影响，酷爱绘画。先生14岁就进了爱尔兰人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学习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素描和法语。24岁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27岁因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的《蓝莲花》而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人物。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充仁画室，先后培训学生

300多人，弟子遍布海内外，对祖国绘画和雕塑发展可谓功不可没。1985年，先生的手模还被法国国家艺术馆永久收藏。全球获此殊荣者，仅先生与毕加索、罗丹三人而已。

先生透露，早在1951年他就为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创作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品。现在，这位被齐白石老人誉为“泥塑之神手”的伟大雕塑家，终于在祖国城市的街头，有了自己的传世杰作。

谈起心爱的雕塑艺术，谈起上海和全国城市雕塑的发展，先生更是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先生称赞改革开放使上海的文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先生指出，雕塑自古以来不仅点缀装饰着城市环境，还感染打动着观看的人们。丹麦的小人鱼、美国的自由女神、比利时的撒尿小孩、俄罗斯那象征和平的打结手枪，好的雕塑就像一首无言的诗，一部石头的史。先生认为，今天的上海城市雕塑尤其需要有影响的、标志性的杰作和力作。先生强调，要用泥巴来塑造伟大崇高的民族之魂，来塑造富有想象力和生命意识的厚重作品，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6年之后，张充仁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每次经过这座取名为“起来”的聂耳青铜塑像，看着人民音乐家指挥着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张充仁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宛若眼前，又会让我想起与先生的这次难以忘怀的愉快交谈。

航天离不开一个“军”字。军民融合、军地联手、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亲……是啊，航天强则军队强，航天荣则军队荣。航天离不开军，航天壮军威。军与民既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又是荣辱与共的共同体。

## 航天与「军」有缘

航天与军有缘。因为航天研制的军工产品几乎都与部队有关，或是前往基地进行发射试验，或是装备陆海空三军部队，或是为军事演习保驾护航。因此，航天产品在研制、定型、批产交付等各个阶段都必须一次次地去基地进行飞行试验。为保证军工产品的高质量和高可靠，航天人恪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理念，尽最大的努力在研制、定型阶段就把所有的问题和隐患都消除掉。而那些基地，既有茫茫戈壁滩，又有滔滔渤海湾；既有高寒雪域城，又有热带椰林岛。航天人日夜兼程，走南闯北，正是为了让产品经受各种各样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考验。把合格过硬的产品交付给军方，是航天人义不容辞的强军责任。

航天与军有缘。记得那些老航天人，每每说起他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段经历，都显得无比自豪。其中不仅有从事神秘的航天职业的光荣感，还有就是他们属于军队编制的一部分。那时他们都穿着绿色军装，被授予尉级或校级军衔，享受着令人羡慕的供给制待遇。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们与部队官兵同甘共苦，战大漠严寒，斗戈壁风沙，为导弹火箭发射成功而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航天与军有缘。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不久，就被毛主席和党中央委以顶层策划制定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重任，并为日后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在太空矗立起第一座航天丰碑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来，为便于和军方打交道，中央军委决定给予钱学森相当于少将的待遇。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老成为我军部队名副其实的高级将领。当年美国政府无理扣押钱学森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叫嚣：“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队。我宁可把这家伙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去为红色中国服务。”一人能抵五个师，可见钱学森不可估量的价值，钱学森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德高望重的爱国典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航天与军有缘。在岗期间，笔者因工作需要曾多次采访驻院军代表或武警战士，他们同样怀着航天报国之情，满腔热血献身国防。笔者还多次深入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近距离地目送过多艘神舟飞船壮丽升空，并与众多航天人及部队指战员一起，将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终于圆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之梦。回想在神舟五号飞船发射现场，眺望“神五”飞天壮举，许多航天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情此景，难以忘怀。

航天与军有缘。由于职业的使然，让我结识很多军人朋友，他们中既有驻院军代表，也有武警战士，还有一批各个基地的官兵。尤其在靶场，我们曾经一起为策划一台节目而献计献策，曾经为进行一场体育比赛而助威呐喊。记得一次在西昌基地，由部队司令员亲自带队，为我们航天试验队送来了许多猪肉、牛肉、羊肉、鸡鸭和鱼等副食品，那些当兵的一边抬着箩筐，一边高声唱着：“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航天试验队……”望着这一幕感人的场面，试验队员都感动极了，大家自觉地排成两列队伍，夹道欢迎基地官兵。那一幅场景，真叫军民一家、亲密无间的水乳交融啊。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左图：张锦鹏  
中图：乌丙安  
右图：高剑雄  
丁德武 绘

### 人物肖像



刊头书法 江妙春

阿玉每年清明节那天必赶到苏州凤凰山给爹

## 谁孝顺谁不孝顺

□ 童孟侯

妈扫墓，或火车、或长途车、或搭朋友的私家车。可是阿玉的哥哥隔四五年才去一次。今年，妹妹又催着哥哥到凤凰山去，说：阿哥，你很多日脚不到妈妈坟上烧香了。你做梦说妈妈这几天一直扭你屁股，那就是她想你了，她责备你了。今年跟我一起去吧？

阿哥说：妈妈今年100岁了吧？人家讲的，过了100岁，小辈就可以不去扫墓了。所以我不再到凤凰山去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不想去你就说不去好了！

建方的老爸去世，寿终正寝80岁。做“五七”的那天，建方把弟弟妹妹阿姨爷叔都请来，一道又一道，很隆重地烧了五只老爸喜欢吃的菜，供在遗像前，还有蜡烛、香、锡箔等等。磕完了头，做完了“五七”，建方走到老爸的卧室，把室内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来，不仅仅是衣服被子，还有大橱、电视机、床、轮椅、拐杖、窗帘……进行一次“清仓行动”，能烧的烧，能丢的丢，一件不留，统统去掉。

建方的弟弟建平阻止道：阿爸待你你好，你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难道你不想留一些作为纪念，睹物思人嘛。

建方说：全部烧掉全部处理掉，就是让爸爸全部带走，让他在天堂里享用。你懂什么懂？建平想说这是不孝顺，但是不敢说出来。

老妈已经半清醒半糊涂了，大小便也半控制半随意了，儿子大林打算把她送进养老院。家里请的那个保姆，三天两头说不做了，说太吃力了。工钱加到4000块都保不住（大林一个月工资只有7000块）。万一保姆真跑掉了怎么办？

妹妹小林极力反对：阿哥，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可是妈妈太老了，她就是一颗老树了，挪不得呀，你把她送到养老院去等于送终，她一定会在养老院闭眼睛的。

哥哥说：你这不是侮辱养老院吗？难道送到养老院去等于送到太平间？这算啥个闲话？送过去是让老妈颐养天年，我天天上下班，没有工夫照顾，那边有护士护工，环境又好……

妹妹嗓门大了：阿哥，你不要强调理由，妈妈是不愿意到养老院去的，我们要尊重妈妈的意见！

哥哥打断她的话：你不要说了，你反对把老妈送到养老院去，那么你把老妈接到你家去。来三不来三？我明天就送过去？

妹妹没有声音了。

谁对老人孝顺，谁对老人嫌弃？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当我们读到阿玉、大林和建方的故事，我们心里是煞煞清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老古话和俗语遮掩着。还是用一碗“鸡汤”来总结此文：请在心里孝敬老人怀念老人，举止是由心来支配的。

潘颂德是农民的儿子，泥土的芬芳赋予了他温良恭俭让的品行；他是新中国培养的高材生，琅琅的书声给了他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浓郁的“研风”给他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他是舍不得歇脚的“挑夫”，几十年如一日，行走在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道路上。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沪上著名学者，潘老师不可能不忙，但他以始终为人作嫁衣为乐，每次文友找其为新著作序，他欣然应允，分文不取。每本待作序著作拿到手以后，他都要从头至尾看两遍，做读书笔记，耐心地帮助作者纠正思想、语法、措辞等方面的瑕疵，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序写好后再进行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现在，他正着手整理为70多位文友著作义务所作的序，取名《观剑集》，计划出版。

潘老师家位于上海西南一隅，走进一百多平方米的潘宅，我被眼前的情形“震”住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子里，客厅、书房、卧室、阳台，到处都是书，潘老师说这仅是一部分书，藏书加起来大约有两万多册。两万多册，相当于一个图书馆了。

他走上现代文学研究之路，有点儿戏剧性。幼时家贫发奋读书；初中毕业无钱再读，近视不能当兵（长期在油灯下看书造成），考取了

## 以传播新诗文化为己任

□ 张真慧

免费的师范学校；成绩优异被推荐上大专科深造；毕业分到中学教语文，工余爱好研究鲁迅；两次报名全国研究生考试，外语成绩不够拉了后腿；参加中国社科院从社会上选拔鲁迅研究专业助理研究员考试，因深厚的功底而一举成功。

1981年初，潘老师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孤岛”文学研究工作。1985年，根据所领导“每个人都要有主攻专业方向”的要求，他在研究鲁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研究新诗。40岁正是人生的成熟期，潘老师来到学术研究“圣地”，如鱼得水，厚积薄发，数十年冷板凳坐下来，收获累累。专著有《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中国现代诗论40家》《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现代文学沉思录》《鲁迅散论》《书海徜徉录》《王礼锡研究资料》；合著有《鲁迅在科教战线上》《鲁迅儿童读物》；参加编写的有《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新诗鉴赏辞典》《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古代诗苑精品》等近20种；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所撰论文与文章收入30多种专书。

合计10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中国现代诗论40家》《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填补了我国新诗史和新诗理论批评史两项研究空白。其中，《中国现代新诗

理论批评史》是潘老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也是他集大成之作。

此书撰写颇花心思，17年时间呕心沥血52万字、注释1256条。全书以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发展历程为线索，分成滥觞期、转轨期、发展期、深化期、综合期五个部分，几乎囊括了1917年——1949年中国现代所有重要诗论家、新诗批评家、重要的诗论学派和所有重要的论争。作者“以史为据，客观公正”的评论观在这本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大学中文系将其列为新诗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必读参考书。

晚年，潘老师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然而，潘老师仍然满负荷地奔走在文化传播的道路上。2001年退休后，仍然为单位带了一届研究生，在文汇出版社做了9年审读，晚上和双休日去4所大专院校任教11年，应邀做了无数场文学方面的义务讲座。

一百年前，新诗伴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郭沫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至今仍探索之中。此时，重温潘老师等前辈的著作，十分必要。

“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我们要尽可能地把文化辐射出去。”这是76岁的老学者的情怀，也是他持久发光发热的真正动力。